

石景山文史資料

第三輯



石景山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封面设计: 侯增信

封面题字: 何大齐

封面篆刻: 赵跃华

版式设计: 王成纲

编审人员: 贾懋谦 孔令多 关续文

吕品生 王振中 梁子筠

蔡立言 王成纲 孟宏伟 杨进成

题图尾花: 侯增信

1988年，卷82集《史全书·思想政治》。

主本资料，“云山翠阁”的匾额好一派山景。坐凳
益日，青壁天从卦图委派于天均山，来此观赏立极关主义思想
诗举眼瞭望，不寻解码竟有共园中寺，是何气天山环带。大开
一脉对襟眺望，门头沟，玉函协习五，工罢愧大者震声大风长
梁何当天奥肴食茶，跨山味良英的出沃丁西寺群，中南华板溪
义主本资料向宗供自由，点武大三首歌调人工园中山歌长天三首
。命吏史记游人尊仰

石景山文史资料

政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门头沟区妙峰山印刷厂印刷

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印张: 5.375字数: 147千字

印数: 1—1500册 成本费: 2.5元

BSJWS-9012

無紀博集

求实存史

題贈石景山區波協
文資料編制室

白可大

(011) 王一冰 石大百年校史研究
(012) 石景山文史资料 (第三辑)

目 录

史实回顾

- 平西军区与石景山的解放 侯正果 (1)
解放石景山时的郑海楼将军 梁子筠 (5)
石景山区发展简史 周易仁 (11)
西山游击队抗日活动二三事 杜文敏 (28)

首钢春秋

人物

- 叶春善和他创办的富连成科班 王振中 (50)

春秋

- 筚路蓝缕十数载 我区教育一先驱 蔡立言 (56)
石景山区体坛明星谱(上) 李敏 (71)

文卫史话

- 石景山曲艺史概述 曾庆云 吕品生 (105)
石景山区卫生事业简史 徐恩生 (81)
我区体育事业发展史略 郑加忠 (93)
石景山区职工业余大学概况 王来贵 (100)
八大处的怪联 张嘉鼎 (104)

民俗风物

- 燕京昔影 何大齐 木 玉 (110)
浅谈石景山地区太平鼓 杨建章 (120)

古迹

- 金代古刹双泉寺 李新乐 (125)

寻踪

- 八宝山的古塔与古寺 陈广斌 (130)

墓府拾遗

- 西山五里坨的睿亲王府坟地 鸿其利 (133)
西黄村的赵家坟 鸿其利 (136)

考证

- 石景山区解放日期的考证 区档案馆 (138)

与

- 古城与薊城的探索 陈广斌 (140)

商榷

- 燕宫与薊城遗址商榷 翟连学 (147)
古金口遗址商榷 关续文 (157)

补遗：发生在石景山的三次“圈地运动”

- (17) 地主 满维成 (162)

(18) 地主 满维成 (162)

(19) 地主 满维成 (162)

(20) 地主 满维成 (162)

(21) 地主 满维成 (162)

文
工
史
哲

●侯正果

平西军分区

石景山的解放

北京是和平解放的，可石景山区却是经过激烈的战斗打下来的。1948年，我任平西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解放石景山的战斗和善后工作。四十余年来，我总忘不了这段战斗生活。

平西军分区隶属北岳军区。1948年5月，根据毛主席指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夺取全国政权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设立华北军区。下辖冀中、北岳、冀鲁豫、太行、冀南和太岳六个军区。其中北岳军区是1947年1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冀晋军区与察哈尔军区合并而成立的军区。北岳军区辖五个军分区，平西分区是第三军分区。平西军分区政治委员孙明，副政治委员杨士明，副司令员陈明，参谋长王玉如，政治部主任徐元甫。平西主要包括平绥铁路以南，涞水涿县以北，北平以西等地区。这里是我军的一个兵站基地。

1948年7月，平津战役的序幕即将拉开。北岳军区政治委员王平同志找我谈话，强调平西地区责任重大，要求我们军分区与平西地委同志协同开展工作，配合野战部队解放北平。当时，我们的司令部驻在门头沟斋堂南部的一个村子里，村名马栏村。分

区下辖一个独立团叫独立六团，一个独立营和三个县支队。独立六团驻良乡、房山、涿县一带；独立营在怀来、镇边城、密云一带活动；三个县支队分别在涞水、涿县、房山、怀来、杨坊周围活动；警卫连、通信连随分区机关驻马栏村。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开始。遵照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以及地方武装一部发起平津战役。华北、东北解放区组织几十万民工随军行动，并组织了150万群众及34万辆畜力车，参加支前工作。

是年10月底，东北二兵团率十一纵队、四纵队等部先遣入关。我平西军分区配合野战军，主要和东北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刘道生联系。同年11月底到12月11日捷报频传。我东北第四、第十一纵队及骑兵师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在北岳军区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先后攻克怀来、康庄，将敌第十六军和一〇四军两个师追歼于镇边城地区，控制了八达岭、南口要地。

12月14日，北岳军区来电，令我平西军分区配合野战部队，星夜进入门头沟矿区。据侦察，国民党青年军二〇八师（驻门头沟妙峰山一带），闻我大军将至，仓惶向石景山方向溃逃。我军分区独立团第一营得此情报后，立即率部追击敌人。追至石景山模式口一带。此地多山，路难行，逃敌和原驻守该山地之敌企图凭借有利地形和山上碉堡进行顽抗。当天，我东北第五、第十一纵队攻克了海淀、香山、宛平、丰台。第十一纵队乘胜而进，赶至模式口村时，正与这股顽敌遭遇，将这股敌军消灭在石景山北侧的模式口山上，保护了钢铁厂和发电厂，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全军的嘉奖。当时，我独立团第一营除配合野战军消灭溃逃的敌人外，还担负了打扫战场、维护秩序、守卫缴获的军用物资等任务。至此，电厂外围之守敌全部被肃清。石景山山头之守敌也已成瓮中之鳖。

解放前，石景山地区属河北省宛平县管辖，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方面，它是由西进入北平的西大门，傅作义的“剿总司令部”就设在其东邻永定路一带；另一方面，石景山区又是

石景山发电厂、钢铁厂的所在地。石景山发电厂是当时华北最大的一家电厂，也是北平地区唯一的供电单位。一旦断电，北平城立即会变成一座“死城”。由此可见，电厂与北平有着极重要的关系。因此，石景山一度成为傅作义重要的外围防线之一。守敌在这一地区的黑头山、金顶山、赵山、模式口、石景山山头修筑了许多碉堡、工事，以作垂死挣扎。

对我军来说，石景山也很重要。它不仅是我军对北平完成包围的重要地段，且永定河的水、石景山电厂的电、门头沟的煤都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保护电厂、钢铁厂免遭敌人破坏，使其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也是我军的重要任务之一。

12月15日，继黑头山、赵山之守敌被歼，我军在发电厂地下党、工人同志配合下，夺取了发电厂之后，我东北第二兵团十一纵队第一四三师在第一四二师一个团的配合下，与石景山山头、钢铁厂塔院之守敌展开激战。战至17日晨，敌青年军全部被歼，石景山被攻克。石景山解放了，钢铁厂、发电厂回到人民手中。与此同时，我东北第三纵队攻克了通县、马驹桥和南苑机场。华北第七纵队也于15日进至丰台、黄村一带。

12月20日，我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这时，我们军分区与野战部队积极配合，将司令部安置在门头沟矿区，独立团一营驻守钢铁厂。

说起这段战斗经历，不能不提一提石景山钢铁厂、发电厂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那些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的工人同志。

发电厂、钢铁厂都是老厂，先后被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反动军队所占据。两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与敌人进行过不懈的斗争。解放前夕，发电厂的工人组织起石电护厂委员会；在钢铁厂，工人们进行“反南迁”等护厂斗争，挫败了敌人的一系列破坏活动。解放石景山的战斗打响后，他们又不顾个人安危，以极大热情投入到战斗之中。例如，在攻取电厂的战斗中，他们支援配合我野战军八勇士插入电厂制高点——煤粉大楼，送饭、送水、送弹药。对保护电厂、夺取电厂起到很大作用。

用。再如，在攻打石景山山头的战斗里，他们积极与我军联系，给进攻部队介绍敌情，地形，担任向导。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感动，令人难忘。

石景山解放时，十一纵队来电，传达毛主席指示：“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要工业区，我五纵、十一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注意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北岳军区也指示我分区留在此地做好善后工作。

17日下午，我和地委城工部冯佩之、军分区副司令员陈明、政治部主任徐元甫等同志，从门头沟来到石景山。刚刚解放的石景山，旧社会留给它的创伤尚未完全平复。我见到的是，稀稀落落的村庄，破旧矮小的房子，破烂不堪的工棚，衣衫褴褛的工人……。这一切都使我深深感觉到恢复生产、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重要和迫切。

我们来到石景山后，首先在发电厂、钢铁厂召开座谈会，请老工人、职员、党员参加。摸情况、搞调查、宣传党的有关政策，稳定群众情绪。会上，我讲了话，主要传达了上级要保护好工厂，防止敌人破坏；要照常上班，恢复生产；粮食照发，工资照发等指示。工人们很受鼓舞。除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工作团，进驻石景山地区及钢铁厂、发电厂开展工作。

几天后，华北局企业部派人来接收了这两个厂。不久，工厂成立了军管会。以后又组成石景山工作委员会，边领导工人恢复生产，边准备迎接北平的解放。

1949年1月，北岳军区改称北平军管会西南分会。4月，我被调到新的单位工作。

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再回来回首往事，我不禁要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领导的军队，没有石景山人民的英勇斗争，就没有石景山的解放。

(吕品生整理)

标题书法：韩绍玉

培率妻南逃避难，避匿崇清廟射囚犯八九人。父亲家，即神姑庄。公心由父亲姓潘氏平儿，年祖氏朝山父家是平津战役时，日进郊野步出，山腰有常绿松树，平西良父家在山腰，家中空。家中饼案并不留食余，字则甚善，要饼并常绿松树，再去候并兼宋舞，争十四式一。姑奶奶为平津战役因父亲，司翻好。平北独开人瑞大奉义军，争八四式一。平北不。祖齿白玉如暗聊深，卷一山景石，祖齿白治生数联。

解放后景山时期的 郑海楼将军

抗 日战争时期，郑海楼将军与家父梁立柱交往甚密，因此，我幼年时就认识了他。北平解放前夕，又和他见过一面。前不久，我又走访了郑将军的子女，了解到在石景山解放时郑海楼将军的一些情况。恰值石景山解放四十二周年，遂成此文，以此作为对石景山的解放和郑海楼将军的一点纪念。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平津战役开始，到十二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四面逼近北平。当时，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队是傅作义部。而傅作义派驻卢沟桥、石景山一线的部队是一〇一军二七三师，师长正是郑海楼将军。

石景山在北平正西，是由西面进入市内的重要通道之一。尽管当时石景山还很荒凉，但它却拥有北平独一无二的炼铁厂、发电厂，是全市用电的唯一供电基地，也是通往门头沟矿区的必经之路，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兵家所必争。

十二月初，郑海楼部从涿县败退北平。新败之将旋即被派驻卢沟桥、石景山，是因郑将军善战之故。

抗战时期，家父乃第八战区傅部高级将领，在绥远前线率部抗日。郑海楼将军是家父的得力助手，几乎每天都到家父的办公室来。当时我因在家父身边两年，所以经常看到他。他也喜欢我，空闲时常抱我玩耍或教我识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日寇投降后，家父因抗战积劳成病而故。一九四七年，我家辗转到达北平。一九四八年，傅作义率大部队开赴北平。

郑海楼驻守卢沟桥、石景山一线，将师部设在卢沟桥。不久，不知他从何处得知我家惨居在北平德胜门内。一日，我得一信，乃郑师长亲笔。信云，作为家父的老同仁，极望家人将我送至卢沟桥他的师部，意思是看看我而已。记得当时舅父在家，他便骑一辆破自行车带我去了卢沟桥。一见面，郑师长立即将我抱起，热泪夺眶。那时我已十岁，他们谈话我均记得。吃饭时郑师长含泪对舅父说：“这孩子真可怜，才十岁早就没有了爹娘，往后你这亲舅父可要多操心了。”舅父频频点头“请郑将军放心”，并回头对我说：“你看郑叔叔和你爸爸的感情多……”。没等舅父说完，我就一头扑到海楼将军怀里哭着直喊：“郑叔叔”。海楼师长立即把我搂住说：“你是好孩子，不哭，以后有事就来找郑叔叔。”他说着掉下泪来。他接着对舅父说：“抗战时期，我给他爸爸当副手，他爸爸多谋善断，精于指挥，善于作战，在西山嘴警戒线上曾多次指挥骑兵打垮日军的进攻。他的母亲、弟弟病危，他爸爸都没回去看一下。”说到这里，海楼师长忽然压低声音对舅父说：“如今我们和共产党打仗，难打得很！人家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可咱们呢，是步步后撤，我这不是从保定撤到涿县，又从涿县撤到这儿了吗？我们的部队都慌神啦，还能打胜战？”舅父说：“听说郑师长的部队很能打呀！现在怎么……”海楼师长接过话茬说：“那是打日本鬼子呀，打日本的时候，都抢任务争着上阵杀敌。现在是打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都怕当俘虏，本来嘛，咱们国家破烂不堪，正需要建设，可偏偏打内战。也难说，士兵们都知道大兵压境了，解放军从四面搞大包围，现在正往里紧缩哪！你怎么打气，也鼓不起劲来。”舅父

说：“既然情况不好，请师长好自为之，多保重吧。”海楼师长看看屋里只站着一个勤务兵，就叫他出去打水，然后对舅父说：“我实话告诉你，据我看，都是中国人，本是同根生嘛，不行就交给人家算了，那该少死多少士兵，少毁多少古迹，能使二百多万百姓免遭于难，再说这是人心所向，我可不能当那‘千古罪人’哟。”我们在师部住了一晚上，次日中午吃罢午饭，海楼师长对舅父说：“回去少出门，这战事很快就要起变化，人家已经到了我们眼皮底下喽。”大约下午两点多钟，郑师长派吉普车把我们送回家里。

二七三师退守卢沟桥后，郑师长奉军部命令，派该师第一团（团长刘舜元）赴石景山，担任石景山及发电厂的守卫任务。他命令刘团长：“部队和老百姓照明，全靠这个发电厂，要妥善保护它，决不许破坏它。”郑师长从部队节节后退之情况下，已然看到兵临城下，北平难保了。此时此刻，他顾不得思考许多问题，只想到一点，即“决不当千古罪人”。十二月十三日，傅作义的“剿总”总部已由城外迁到市内，更使他看到傅部大势已去，北平移交给共产党，只是时间问题。海楼将军的子女说，后来爸爸的一个勤务兵曾向他们叙述过一次郑师长视察石景山的情景。当时海楼师长决定再次去石景山视察第一团驻地情况，想再次重申保护电厂的命令，也有意顺便听听下边有什么反映。他了解到，士兵们盼望尽快停战，老百姓都盼望赶快解放，已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海楼师长视察完石景山第一团后，临上车，他摇了摇头，叹口气钻到车子里面。回到市内，已然夜阑更深。马路上的路灯，被西北风吹的叮当作响，老百姓关门闭户不点灯。海楼师长的吉普车在夜幕中疾驶，股股寒风吹得他把头深深地埋在军大衣皮领子里面。勤务兵刚想闭上困倦的双眼睡一会儿，忽听海楼师长问他知不知道历史上那个项羽被困垓下的故事。勤务兵刚要说不知道，也不知是天寒还是心寒，只见海楼师长打了个寒噤，说自己当初为报国而当兵，打军阀、战日寇、无往而不胜。不料今天却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中，他的确越想越心寒。

翌晨出复兴门打算回卢沟桥师部。行至“剿总”旧址以西，忽闻枪声大作，子弹已射到自己的车轮附近。郑师长决定调转车头行驶，未行多远，又听卢沟桥至广安门之间枪炮齐鸣。郑海楼将军打算先回总部问问情况，不料回到复兴门时，城门已关，城内外拥挤之人甚多，争出争进，乱作一团。与之交涉，始放海楼进城。当他行至中南海总部大门时，巧遇一〇一军参谋长李得勋来总部报告，说十二月十一日军部接到两次命令，第一次是令二七三师随同军部移到北平西郊，第二次是夜间十二时接到电话，叫二七三师去丰台。实际上已不难看出，此时“剿总”总部的指挥者们也已六神无主，乱了方寸才这样一会儿一个主意的。在这样乱指挥下，十四日晨，一〇一军奉命撤离卢沟桥，行至中途，与南进的东北野战军某纵队遭遇，突然发生战斗。海楼师长听完，与李得勋分手后，旋奉军部命令，速率二七三师撤至广安门。部队撤至广安门时，天色已晚。海楼在暮色苍茫中，看到尽管已是万家灯火，但这时大街小巷呈现出的那一片惊慌、混乱的惨景，却是无法掩盖的。海楼回到家里已然很晚，家人看他脸色不好，问他是否战事失利，他故意十分安静的说：“不会的”。但不管他怎样掩饰内心的不安，还是把刚刚悟到的一点“新”东西抖露出来。他说：“民众的心都倾向共产党了，所以解放军才这么三下五除二的把我们逼到城门脸儿上了，太快啦！这就叫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啊！北平的建筑和名胜古迹，还有那二百万老百姓，完整地交给共产党，大概是时候了。”

再说二七三师第一团被派往石景山守卫发电厂，刘舜元团长遵照海楼师长“不许破坏发电厂”的命令，进入电厂后，迅速控制电厂各重要部门及制高点。而护厂队是工人组织的，受中共地下党领导，也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护厂斗争。石景山炼铁厂的护厂队和进驻该厂的国民党军队之间斗争十分激烈。北平被围以后，解放军首先对驻北平发电厂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围歼。驻军士气低落，抵挡不住，接连发电总部、军部、师部告急，各部均无办法。最后因发电厂外围碉堡相继丢失，厂内高楼也被解放军占

领，第一团一位营长阵亡，这时军部才命令一团速离石景山，撤往广安门。一团行至中途，被解放军歼灭。

傅作义守北平的各部队均已成为惊弓之鸟。各部队主将，包括傅作义在内，犹如芒刺在背而坐卧不安。败兵败将更是惶恐万分。据说，当解放军攻入炼铁厂时，厂内守军慌张撤退逃命，在逃至厂内一大散热池时，池面已结冰，守军为抢捷径夺路而逃，许多士兵跑上冰面，结果冰面承受不住偌大压力，一下裂开数处，许多士兵沉入散热池内，生还者无几，其惶恐情况可见一斑。

北平市内各部队，见市近郊均被解放军占领，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加之城内粮草缺乏，士气低沉至极。大多数人感到孤城必破，末日来临。就连“剿总”总部也感到大势已去，没有力量和条件与共产党抗争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只剩下一个北平。傅作义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政策的争取、感召之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毅然率部举行和平起义，对国家、对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海楼师长对傅作义将军这一行动，坚决拥护、积极支持，随即率部参加了起义，加入到和平解放北平的行列中来。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

石景山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被解放军占领，从这天起，石景山人民先于北平彻底摆脱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开始了自由民主的生活。

然而，每每提及石景山的解放，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海楼将军。当时国民党感到兵源不足，粮食缺乏之时，则派人抓伕、“征粮”。那时我住德胜门内，险被抓走。在我向海楼将军的子女讲了这件事后，他的子女说：“我父亲当时是反对抓兵、征粮的，记得当时父亲说‘都到什么时候了，还抓兵、征粮？岂有此理，难道连顺应潮流都不懂吗？’那时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当千古罪人’”。正因为海楼将军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识时务、明大理、讲大义，因而在把北平、把石景山及石景山发电

厂完整地移交给人民的问题上，他是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的。

海楼将军早年为报效国家而投笔从戎，从士兵成长为一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解放而奔向抗日前线的抗战将领。后又在爱国爱民的思想支配下，选择了一条光荣的道路，毅然跟随傅作义将军率部参加和平起义，为和平解放北平，为使文明古都免遭炮火毁灭作出了积极贡献，最终成为一位爱国的起义将领，一位坚决站到人民立场上的光荣的解放军将领。作为一个幼年时代就熟识海楼将军的晚辈，作为一位石景山人，我将永远怀念他。

(标题书法：王鸿济)



●周易仁

石景山区发展简史

一、概 况

石景山地区历史悠久。夏商时期，今石景山地区属古燕国，西周以后，曾长期为燕国管辖。据历史资料记载，今模式口附近为燕昭王碣石宫故址。今衙门口一带是春秋时期“燕台”旧地。公元前266年秦灭燕后，又隶属广阳郡。东汉时属蓟县，魏、晋时期属广阳县。曹魏驻守广阳的征北将军刘靖曾在这里修筑了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戾陵遏和车箱渠，灌溉了两岸土地并起到一定防洪作用，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现八宝山迤北尚存有一段干河床。自辽开泰元年（1210）直到明清，今石景山地界为宛平县属地。到1948年以前，除北部属于北京市郊五区外，大部分也仍属河北省宛平县一区。

北京解放以来，石景山的行政区划多有变更。1949年3月起为北平市第二十七区，同年7月改为北平市第十九区。1950年8月改为北京市第十五区，1952年命名为石景山区。1958年至1963年，石景山区一度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归海淀区、丰台区、门头沟区管辖。1963年7月，以原石景山区界成立区级的石景山办事处。